

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而且在语音标准问题上与今天的定义有着较大的差别，但是他能够在当时还有不少人不承认普通话的存在或者提出反对普通话的情况下，指出普通话的存在，热心提倡普通话，同时还主张用这种普通话来为中国建立“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预见到它的发展前途，这实在不是一般人所能够做到的。

瞿秋白认为：拉丁化新文字方案是推广普通话的基础，而只有推行拼写普通话的拉丁化新文字，即瞿秋白所说的“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劳苦大众才能学会和使用拉丁化新文字。那时才算是真正推行了普通话。瞿秋白大力提倡的在普通话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的主要特点是：第一，“应当是和言语一致的”，“应当和普通话一致”；第二，是共通的，“习惯上中国各地方共同使用的”；第三，是大众的，也就是“俗语”，不是“雅语”，第四，是现代的，“多音节的，有语尾的”；第五，应当用正确的方法实行欧洲化；第六，必须罗马化，根本废除汉字。

当时，在瞿秋白同志的积极宣传和大力提倡下，进步文化界（包括鲁迅先生在内）对普通话问题开展了广泛的讨论。在讨论中，进一步完善了瞿秋白提出的普通话的内容：“这种‘普通话’是一种流行最广的土语方言为基础的。它是习惯上全国各地共同使用的。大众能够说得出、听得懂、写得来、读得下的；它亲切自然、生动活泼，接近人民大众的口语，但也精密正确，能表达现代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内容的，‘可以使极大多数的民众更加容易学到科学上、技术上、政治上、社会运动之中的字眼’的（瞿秋白《罗马字的中国文，还是肉麻字的中国文》）；此外，它并不是‘国语’和‘白话文’之外另起炉灶的东西，而是一种更有普遍性的“国语”和更接近人民口语的白话文”①。

然而，我们并不是说瞿秋白同志的文字改革思想十全十美，毫无缺点。由于当时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的限制，瞿秋白同志的文字改革理论和实践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马尔“语言新学说”的机械唯物论的影响，某些观点不够全面，有些提法不够科学，太偏激。他过分地强调了方块汉字的缺点，而低估了汉字在历史上的作用；他把语言分为“新兴阶级的普通话”、“农民的原始言语”、“绅士等级的言语”，会使人误认为语言是有阶级性的；他主张拉丁化新文字不标声调，在主观愿望上是为了简单易学，但在客观上却忽视了声调是汉字的重要因素这个汉语的特点；他在拉丁化拼音实践中，提出除了拼写北方话之外，在各地区另订方案，拼写方言。这跟马尔所说的语言从最初的无限分歧到最后统一的观点是相似的。但是，这些文字改革的理论和拉丁化新文字方案的创制、实践中的不足之处，并不会影响瞿秋白同志对中国文字改革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我们在研究、实践的时候，是完全可以引以为鉴，使之更为完善的。

吉尔福特智能三维结构模型的新发展

卢家楣

对人类智能结构的探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更具有明显的实践意义——有利于指导智能的测试、培养和人才选拔工作。自本世纪初斯皮尔曼提出两因素理论以来，各国心理学家孜孜不倦地探索，相继提出各种智能结构模型（SOI model）。这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以伯特·阜南和埃森克等为代表的层次结构模型和以塞司登·希莱辛格和吉尔福特等为代表的多维因素结构模型，其中当前最富有影响的要首推美国心理学家吉尔福特（J·P·Guilford）的智能三维结构模型。我国的各类心理学著作在论述智能结构时，也几乎无不介绍吉尔福特的模型，并提到其中内含的120种智能因素。因而，迄今为止，在我国心理学界，“120种智能因素”也就成为吉尔福特模型的代名词。但从最新的资料来看，吉尔福特的理论模型已有新的发展，它所内含的智能因素也已不是当初的120种，而是150种。

吉尔福特早在1956年就已形成其独特、新颖的智能三维结构模型。1959年吉尔福特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举行的纪念讲座上发表了一篇著名演讲，在该演讲中又进一步明确提出了他的理论模型。他是根据信息加工的原理，将智能视作以不同方式加工不同信息的各种智慧的集合系统，从而在操作、内容和产物三个维度

①倪海曙：“推广普通话的历史发展”《语言现代化》第2辑。

上来剖析智能结构。由于“操作”这一维度包括“认知”、“记忆”、“发散性思维”、“辐合性思维”和“评价”5项；“内容”这一维度包括“图形”、“符号”、“语义”和“行为”4项；“产物”这一维度包括“单元”、“类别”、“关系”、“系统”、“变换”和“蕴含”6项，因而构成 $120(5 \times 4 \times 6)$ 个立方体，即120种基本的智能因素。嗣后，吉尔福特在1967年出版的《人类智力的本质》一书中，将上述理论模型加以充实、完善，并予以全面、详尽的阐述，甚至对每个当时已知的智能立方体进行说明。自此，他的智能三维结构模型才受到国内外心理学界的广泛关注和兴趣。我国心理学著作或教科书中有关这方面的介绍，迄今为止也都是引自吉尔福特截止1967年所发表的内容。如北京师范大学等四校合编的1982年版的《普遍心理学》引自吉尔福特1959年发表的内容；张焕庭、赵兴中主编的1985年版的《心理学》引自吉尔福特1967年发表的内容；曹日昌主编的《普通心理学》，则是转录自毛锐斯1979年版的《心理学》中有关吉尔福特1967年前后发表的内容。

然而，最近从美国1984年版的《美国心理学百科全书》第三卷中查悉，吉尔福特又有一部专著《改善智力和创造力指南》(Way beyond the IQ: Guide to Improving Intelligence and Creativity)于1977年问世。他在该书中对其智能三维结构模型又作了新的发展，将原“内容”这一维度中的“图形”一项改为“视觉”和“听觉”两项，也即“内容”维度的项目由原来的4项改为5项。这里的“视觉”，内容是指涉及由来自视网膜刺激所引起的、以表象形式立即或之后呈现的信息。这里的“听觉”内容是指涉及由来自耳蜗刺激所引起的、以表象形式立即或之后呈现的信息。这样一来，整个理论模型中的智能因素便从原来的120种扩充为150种($5 \times 5 \times 6$)①。

其实，吉尔福特的这一思想发展并非自那时始，早在1959年演讲时，他就曾指出：“对于图形内容我们可能还要应用第四维来表示不同的感觉通道。如果事实上要求这样扩充的话，那么本模型可能按这种方法进一步扩充。”②他在1967年版的《人类智力的本质》一书中又指出：“图形信息具有感觉性质，至少存在着处理视觉、听觉、运动觉等智能因素”。而在1977年的著作中，他才正式作了这一改动。这样的改动使结构模型更加精细，各智能因素立方体的涵义更加明确。吉尔福特的智能结构模型是与认知心理学观点密切联系的，因而当今认知心理学的蓬勃发展才促使吉尔福特将当时的思想付诸实施。只是他不采用当初提到的增加第四维度的方法，而仅是在一个维度上扩充项目，这样的做法也许是出于四维度的智能结构模型难以形象描绘的缘故吧。

同时，细查有关资料，我们还可有趣地从吉尔福特不断探寻他的理论模型所预见的各种基本智能因素的踪迹中窥见其发展情况。吉尔福特早在1956年形成其理论模型时就已经发现了至少40种基本智能因素。他在1959年的著名演讲中又声称已发现了50种智能因素。他在1976年版的《人类智力的本质》一书中又进而声称已发现了82种智能因素。阿那斯梅雪在其所著的1967年版的《心理测验》一书中提到，吉尔福特当时已发现了98种智能因素④。最近查到，在1984年版的《美国心理学百科全书》第二卷中进一步提及他的最新发现的记录——已超出百种大关，达到105种⑤智能因素！⑥吉尔福特现在正继续不懈地努力探寻，以冀证实他的预见——他最终能找到其智能三维结构模型中所内含的所有各种基本智能因素。

①《美国心理学百科全书》1984年（英文版）第三卷，第376页

②J·P·吉尔福特：“智力的三维结构”《心理科学文摘》1980年第一期

③I·P·吉尔福特：《人类智力的本质》1967年（英文版）第85页

④A·阿那斯梅雪：《心理测验》1976（英文版）第四版第375页

⑤同①第二卷第152页